

雪泥鸿爪

包书皮

马斗全



也有包书皮的习惯。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，书慢慢多起来。书虽已非稀罕物，然积习难改，我仍然每本书都要包书皮。后来书越来越多，除精装书不需包外，平装书都要包。其中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，因为我当时正在搜集整理《傅山全书》，亟须这样一套编撰精良的工具书。可惜几乎跑遍省城所有书店，总买不到。正绝望时，曾经的同事杨山虎兄帮我从天津买到了。按说是精装本，并不需包书皮，但我还是想包，不包总觉得对不住这套来之不易的书。于是就找纸。因为那是最大开本，40大册。没有合适的纸，就用书店捆书的牛皮纸。一处数量不够，就又从各处再找。40大册全部包好后，摆一大排，甚是壮观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包书皮的牛皮纸，纸质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有深有浅。还曾后悔没有去买一些好纸来包。

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包书皮，是因为当时在农村书是稀罕物，除了孩子们的课本，大人是很少有书的。我家原有的一些线装书，被烧掉了。后来侥幸而得的几本书，便甚为珍贵。心爱之物，为免弄脏或磨损，就都包了书皮。

包书皮的习惯，一直没有改。上大学时，我所有的书都包了书皮。一次买了一本书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包书皮纸，一位女同学借去读了，还回时替我包了书皮，可能是怕弄脏了新书。我很高兴，高兴她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当年，我还在家乡务农时，一次在家里不知因何话题，谈到大哥和二哥各有特长。已经上小学的女儿问我我会干什么，那时我虽已快30岁了，也只是在生产队干些力气活，不但犁耙耱从不沾边，也不像两个哥哥那样会弹拉或演唱。还真想不到自己有什么技能，就回答说：“包书皮。”女儿笑了，意思是爸爸没什么特长。我说：“不是吗？你的课本，还有你哥哥姐姐们的，书皮不都是我包的吗？谁有我包得好？”女儿没话说了，不得不承认我包书皮既好又快。

我包书皮，不知是跟谁学的，还是自己琢磨而得。先把书放在纸的左半边，纸大的话就放于一角，周围留够边宽，再把右边的纸折过来，用手在书边按住一捋，随即把多余部分剪去，三下五除二就包好了。不但整齐，而且书脊上下多余的纸是折叠于里面的，美观而耐磨。所以侄儿侄女的课本，都拿来让我包书皮。

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包书皮，是因为当时在农村书是稀罕物，除了孩子们的课本，大人是很少有书的。我家原有的一些线装书，被烧掉了。后来侥幸而得的几本书，便甚为珍贵。心爱之物，为免弄脏或磨损，就都包了书皮。

包书皮的习惯，一直没有改。上大学时，我所有的书都包了书皮。一次买了一本书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包书皮纸，一位女同学借去读了，还回时替我包了书皮，可能是怕弄脏了新书。我很高兴，高兴她

有朋友提议到蒙山看看，众人欣然前往。一进山门，心中便生出了舒畅。此处天高云淡，可以尽目极眺，一览山脉。

坐游览车上山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顿觉神清气爽。沿着大路小径随意行走，只见窑洞式的建筑站在旧时光里，低着眉敛着眼，对着许愿树的连理塔一身斑驳，双目风尘。开化寺的小圆门通着农家乐餐馆，餐馆墙壁上挂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，轻轻弹着怀旧的弦，不知拨动了哪位游客的心？

山泉顺涧而下，形成大小不一的瀑布。溪流绕在山间，温柔地托着薄薄的落叶，有风凉凉吹过，听到一树掌声，满地回音。叶落花飞，只有大地最了解树叶生命最后的样子，由绿而黄，枯萎之前仍要尽情吸吮天光地色，它们用成熟的美丽，来爱抚人们的眼睛。那飘落的枫叶，素红得真像是秋天的一场梦，热烈、真切而又沧桑老到，它似乎承载着人世的悲欢离合，却又让人觅不到一丝

太原印象

蒙山游

赵 静

痕迹。我捡起几枚枫叶，与友人分享年少时用它做书签的故事。至今，我仍珍藏着枫叶带给我的小小喜悦和满足，这是对心灵的奖赏。

跟着大树的影子，踩着落叶，听着山间悠然回荡的佛乐，便到了蒙山大佛脚下。大约高200尺的摩崖石刻大佛耸入云天，慈悲地俯视着众生。它与山川朝暮相对，吸纳天地精华，荟萃日月灵气，有着无法言传的风韵气度。

来到这里，只需依着自然的召唤，就能听见季节从心头流过的聲音。

下山途中，我与友人不舍回望，并相约再来拜会。



如意·吉祥(水墨画) 牛力绘



旅行者

程 泽

这已经是现在没空做的事了。整个下午，我都坐在城市公交车里，没想好也不必非去到什么地方，任凭城市公交替我做主。我并非无聊或者不快乐，相反，我将其视作一种认真的消遣。

各路公交线，如毛细血管般抵达城市的角落旮旯。我沾着这样的光，感觉自己在城市里移动穿行，又感觉是城市在我的眼前流转更新。

出趟远门，我站在月台上一动不动，有列车或来或去，我在静止的时候，也享受着移动的感觉。当我随列车前

进，速度，仿佛让空气形成了一条隐形的隧道，我没有动，静静地坐在窗前，可在大地上飞驰的感觉依然让我欣喜。我在远山横云面前一晃而过，远山横云也在我的面前一晃而过。

风从我的面前走过，流水从我的面前走过，也像我走在风里或者流水里。当我把手伸进风，或者把脚蹬进水，我原地不动，却可以享受擦肩而过的感受，相遇和离别同时发生的感觉。

从清晨到黄昏，是时间走了一天，也是我走了一天。即便我哪里也没有去。面对流淌或者飞驰，到来或者离去，都会让人产生自己正在移动的感觉，这让我对原地打转一成不变的日常欣慰起来：无时不在变化的周遭世界，已经将我变成一个马不停蹄的旅行者。

意义上的联系。或为同义互训，即名与字在意义上相互补充或解释。如诸葛亮孔明，“亮”与“明”都有明亮之义。或为反义互训，如刘过，字改之，“改”了就不为“过错”。或借用经典词语上下文连训，如于谦字廷益，出自《尚书》“谦受益”，名和字在一句话中，谦是前提条件，益是谦的后果。

细品“扬州二马”的名与字：哥哥马曰琯，字秋玉；弟弟马曰璐，字佩今。二人的名与字都与玉有关，是同义互训，以表其德。“佩”是古代系在衣带上的玉饰，即“二马”的字相连所指的玉佩。古人认为玉有五德，即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。由此可见，父母为“二马”起名和字时，期望他们能成为如玉般温润、缜密、忠义、德高的谦谦君子，二人也终不负所望。

“马曰王官”之错，可能是合体字分离致误。错的是马曰琯的名字，缺失的却是中华玉文化和姓名文化。

咬文嚼字

“马曰王官”之错

郭俊香 文/图

于诗词，除各有所撰外，共同撰有《丛书楼书目》；爱考校典籍，家中专设刻印坊，不惜费资刻印书籍。兄弟二人捐资开扬州沟渠，筑渔亭孔道，设义渡，造救生船，造福百姓，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传播，人称“扬州二马”。

古人兄弟起名讲究有序。古人常以“雁行”喻兄弟。“兄之齿雁行”（《礼记·王制》）即兄弟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，弟在兄后。古人兄弟之间起名有多种关联规则，以显示同辈同行之义，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：其一，单名者，兄弟名皆有相同的偏旁部首或结构形式。其二，双名者，兄弟名皆在相同位置有一字相同。

“扬州二马”的名皆具以上两个特

点：曰琯、曰璐既在同一位置有同一字“曰”，“琯”“璐”有同偏旁“王”（斜玉旁）。从“王”的字多与珍贵的玉石有关。马曰琯的“琯”是古代的一种玉管制乐器，像笛，六孔。玉有超凡脱俗之美，用在人名中寄托着纯洁、高贵和美好之寓意，马曰璐的“璐”是一种形体较大的美玉。